

童话精品屋系列  
葛 冰童话近作

# 哈克、大鼻鼠和黑蜘蛛



福建教育出版社



# 哈克、大鼻鼠和黑蜘蛛

童话精品屋系列  
葛冰童话近作  
郭风主编  
福建教育出版社

童话精品屋系列

葛冰童话近作

哈克、大鼻鼠和黑蜘蛛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梦山巷28号 邮编:350001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州晚报社印刷厂印刷

(福州西洋路1号 邮编:350005)

787×1092 32开本 4.75印张 99千字 2插图

1993年4月第1版 1996年10月第4次印刷

印数:38,361—53,510

ISBN7-5334-1273-7/G·931 定价:5.75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 目 录

---

## 哈克和大鼻鼠童话系列

|                  |     |
|------------------|-----|
| 哈克和大鼻鼠 .....     | 1   |
| 哈克、大鼻鼠和黑蜘蛛 ..... | 10  |
| 太空金字塔 .....      | 48  |
| 小蓝鼠和毛毛虫 .....    | 73  |
| 老鼠乐队里的怪调子 .....  | 93  |
| 舞蛇的泪 .....       | 101 |
| “不准”猎人的枪和酒 ..... | 107 |
| 皮克和牙科医生 .....    | 110 |
| 小墨猴和白鼻子 .....    | 121 |
| 一位天才的毁灭 .....    | 131 |
| 调色盘市长和绿毛驴 .....  | 139 |

# 哈克和大鼻鼠童话系列

## 哈克和大鼻鼠

交警哈克患了严重失眠症。他被一些烦恼的事情搅得整夜睡不着觉。

他望望窗外弯弯的月牙儿，又望望漆黑的天花板，发狠地闭上眼睛，想按照医生的吩咐默默地数数字，据说这是治疗失眠的有效方法。可是哈克一数，竟数成了“绿灯，黄灯，红灯……”而且每数到红灯，他就产生条件反射，“霍”地跳起来紧张地东瞅西瞅，看看有没有谁违反交通规则。

哈克被折腾得精疲力尽。突然，他听到床底下有窸窣窸窣的声音。是贼吧？警察特有的敏感使他紧张起来。他轻手轻脚地趴在地上，向床下望去：哦！是两只老鼠在聊天。一只普普通通的灰老鼠；另一只白老鼠，模样滑稽极了，鼻头特别大，就像嘴上顶着一枚大白杏。

灰老鼠瞪着眼说：“哥们，给咱闻闻，月亮什么味儿？”

哈克吃了一惊，那老鼠能闻到远隔几百万公里的月亮的味儿？

只听大鼻鼠嚼着大舌头说：“得先找到月亮的影子才行。”

哈克慌忙爬起来，闪到门背后。

两只老鼠从床底下钻了出来，在脸盆里找到了月亮的影子，黄澄澄的，弯弯的，挺像一枚香蕉。于是大鼻鼠吸着鼻子，叭在脸盆边上，使劲闻了闻，兴奋地大叫起来：“哦！月亮的这面是菠萝蜜味！”

“好极了！”灰老鼠乐得拍着掌，又急切地追问：“另一面呢？是不是黄油奶酪味？”

大鼻鼠又憋足了劲，涨圆了脸，猛一吸鼻子，细细地品了又品，懊丧地嘟囔着：“耗子药味！”

“你胡说！”灰老鼠失望地叫，“你一定闻错啦！”

“没错！你知道，我的鼻子能闻到‘超味波’！”大鼻鼠十分认真地说。

超味波？哈克心里一动，只听说过超声波，那是人听不到的声音，那么超味波，大概也是人闻不到的味吧？

灰老鼠淌着口水：“那你再闻闻地球上有什么别的味。”

大鼻鼠吸了又吸：“非洲在打仗，机关枪手榴弹味。”

“我可不喜欢战争！”灰老鼠不耐烦地嚷，“最好闻吃的！”

“蜜饯味！蜜饯味！”大鼻鼠咂着嘴，“交通局长这会儿正在被窝里嚼蜜饯……是桃蜜饯。”

“近处的呢？这屋里的，马上能找到的。”

大鼻鼠原地转了个圈，突然笑起来：“唔，这屋里可有不少好吃的。但最好吃的还是哈克的耳朵，虽然那耳朵挺讨厌，喜欢偷听别人的话，但吃起来还是蛮香的。”原来，大鼻鼠已经闻到了藏在门后的哈克，故意拿他开心。

哈克生气地捂着耳朵从门后跳出来，大喝一声。两只老

鼠扮个鬼脸，嘻嘻哈哈逃跑了。

## 二

哈克警察挺着胸，腆着肚，精神抖擞地向局长办公室走去。他不愁了，他已经想出了解决那些烦恼问题的好主意。

哈克在全市最热闹的十字路口值勤，这里平均每天要过五十辆救火车，八十辆警车，一百二十辆救护车。这些车响着警铃，风驰电掣般地冲过路口，使其他车辆排成了十里长龙。

其实，城里并没有那么多火灾，也没有那么多犯人、病人，这些车上运的大多是鱼、肉、电视机……可哈克怎么知道？他试着拦过几辆检查，恰恰车上是快断气的病人。病人家属咬牙切齿，恨不得跟哈克拼命，他还敢再拦车吗？

哈克进了局长办公室，局长正怒气冲天，一看见哈克，就指着四周堆得几乎把他埋起来的信件说：“哈克，这些信件都是指责你的！听听，”他随手抓起一封信，“我送我的孩子去考幼儿园，可是在十字路口耽误时间太长了，等过了马路到达幼儿园时，孩子已经长出胡子，该进敬老院了。还有……”局长又抓起一封信，“我是穿着短袖衫开车到这儿的，可到了冬天飘大雪花了，还没轮到我过马路呢，快冻死我了，真不像话！”

“我请求给我派个助手。”哈克不动声色地说。

“名额已经满了，”局长鼓起嘴巴，“当然，如果你愿意，我的小舅子可以……”局长想起了自己老婆的弟弟正托自己

找工作。

哈克果断地说：“您小舅子不成，我要的是一只老鼠！”

“什么？老鼠当警察？”局长眼睛瞪得溜圆，“你发昏了吧？”

“这是一只不寻常的老鼠！”

“不寻常又怎么样？难道它能……”

哈克打断了局长的话，微笑着问：“您昨天夜里吃蜜饯了吧？而且是桃蜜饯！”

“啊？”局长吃惊了，惶恐地看着部下。

“还是在被窝里！”哈克故意加重语气。

“哦，哦，哦……”局长的脸红得像面旗。

“这都是一只大鼻鼠闻出来的，他能闻到超味波。如果您不反对，我建议给他专做一套特小号警服……”哈克把一切都告诉了局长。

“好，我这就写委任状。”局长抹着脑门上的汗，心里扑通扑通直跳。他昨晚是抠完脚丫子后吃蜜饯的，这要是被闻到了，抖落出来可不得了。

### 三

大鼻鼠被哈克警察从床底下的鼠洞里请了出来，穿上漂亮的小警服，神气活现地坐在十字路口的警亭里，隔着玻璃看着柏油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身旁放着操纵红绿灯的按钮。

“日日——”一辆白色救护车尖叫着，车顶上的蓝灯陀

螺似的打着旋，直冲过来，其他车辆吓得忙向一边闪。

大鼻鼠猛一吸鼻子：“唔，是鱼味！”他用前爪尖使劲一按电钮，绿灯变成了红灯。

站在警亭边的哈克忙冲上去，拦住救护车，打开后门一看，哈！满满的一车鲜带鱼。

“哦，你的带鱼病啦！”哈克得意地讥笑。

“嘻嘻！您老是不是也来几条？”司机尴尬地讪笑道。

“少费话！拿执照来，罚款！”

这一天，哈克拦住了四十辆救护车，全是运吃的：香肠、火腿、苹果、罐头……

“嘿嘿，隔着铁皮你也能闻到味？”哈克笑得合不拢嘴。

“小事一桩，白玩！”大鼻鼠吹得神气活现。

这一天交通秩序极好，局长奖给哈克一枚勋章，哈克把勋章送给了大鼻鼠。一转眼，大鼻鼠就把勋章换了炸花生米。

“我不要荣誉！”他急急忙忙地嚼着花生米说。

第二天，“日日——”那辆救护车又响着笛冲过来了。好大的香油味，连哈克都闻出来了。他正准备冲上去拦车，大鼻鼠却在警亭里慌慌张张地按亮了绿灯，还跳着脚叫：“快！快走！快走！”

司机扮个鬼脸，得意洋洋地开走了，哈克气得目瞪口呆。

接着，又过来一串救护车，大鼻鼠一看见，就浑身哆嗦地按绿灯，结结巴巴地叫：“快！快走！快走！”

十字路口又乱成了一锅粥。

“怎么搞的？你的鼻子不灵了？”哈克气呼呼地冲进警亭。

“有几辆我明明看见装的是活鱼，可……可……？”

大鼻鼠结巴着说：“您不知道，车，车里有，有猫，我都闻见猫味了。”

哈克明白了，原来每辆救护车里都放了一只猫，那些人真狡猾。

哈克又去找局长：“我请求，给大鼻鼠配备一支小手枪。”

“要枪做什么？”局长疑惑不解地问。

“报告局长，为了防止猫的袭击！那些开救护车的司机每人都带了一只猫。”

局长恍然大悟，难怪他家的猫昨天突然不见了，大概也被司机抓走了。

于是，大鼻鼠的腰带上又挂了一把精致的超小型手枪。他成了这条街上唯一的武装交通警。

#### 四

大鼻鼠有了这把超小型手枪，更神气了。虽然子弹只像颗黄豆粒，打不死人，但上面带有麻醉药，能使人像喝醉了酒似的倒在地上。

从这以后，猫经过这儿，都绕着弯走。司机们也都不敢带猫了，交通秩序井然。

一过半年多，大鼻鼠竟没有开过一枪，他的手有点痒痒了。他真想找个东西瞄准，打一枪过过瘾。

一天，他正在街上大模大样地走着，看着自己一身威武的装束，心里美滋滋的。“哈哈！我是武装警察，汽车都得听我的！”他响亮地拍拍身上挎着的小手枪。

突然，大鼻鼠一吸鼻子，眼珠一亮。原来他闻见马路边的林荫道上，一个穿开裆裤的小男孩正在玩电动小汽车。一按电钮，白色的小汽车“嘀嘀”地往前跑。

哈，小汽车！要是坐上这玩艺儿，值勤多神气。大鼻鼠凑了过去。“借咱玩玩！”他眼馋地说。

小男孩瞟他一眼，不理睬他，又低下头玩自己的。

小汽车真好玩，大鼻鼠呆呆地看着，简直有点迷住心窍了。他心里冒出了个坏主意。

“我走了。”他假装说。这会儿，他本来应该去十字路口的警亭里值班，可他没有去，却转了个弯，悄悄溜回来，藏在一棵树后，掏出了手枪。

小男孩用屁股对着他，一点没有发觉。

大鼻鼠瞄着小男孩开了一枪，立刻腾起一片烟雾，小男孩晕倒了。烟雾散后，大鼻鼠不见了，电动小汽车也不见了。



五

大鼻鼠心惊胆战地在警亭里值班，他怕开裆裤小孩来找

他，故意把帽檐压得低低的，遮住了眼睛，心里想：“嗯，我看不见他了！他也一定看不见我。”

好不容易熬过了一天，他慢吞吞地回到家。一进门，他的脸都吓白了，原来哈克先生正在玩那辆电动小汽车呢。大鼻鼠本来是把它藏在床底下的，不知怎么叫哈克翻出来了。

“哪儿来的？”哈克指着小汽车问。

“一个……小孩……送的。”大鼻鼠撒着谎，大鼻头红了，像一只熟透了的杏子。

可是，哈克没再吭声，大鼻鼠放心了。第二天，他开着电动小汽车上班了，汽车皮让他用墨水染成了蓝色的。

第三天，大鼻鼠用小汽车运回了三瓶化妆品——乌发乳、润发香波和增白粉蜜。他能想象出一个化了妆的大鼻鼠乘上这电动小汽车是多么威风。

“哪儿来的？”哈克又问。

“一位太太送的。”大鼻鼠沉着地回答。

哈克先生又不吭声了。

第四天，大鼻鼠又运回了两筒巧克力豆，三袋琥珀花生。

哈克先生都懒得再问了，反正大鼻鼠认真执勤就行，他的任务一直完成得满不错嘛！

不知从哪天开始，城里的人发现了一个古怪的现象：他们总是丢东西，而且贼几乎有一双能透视一切的眼睛。无论人们把东西藏在什么地方，总是被偷走。到警察局报案的人排成了长队。警察局长来找大鼻鼠了。

“大鼻鼠先生，听说你的鼻子能闻到超味波？”

“是的，是的。”大鼻鼠连忙点头。

“我们想请你协助破案！”警察局长说明了案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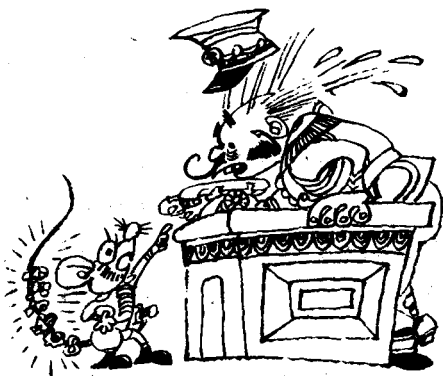
“好，好！”大鼻鼠一边答应，一边东张西望地闻起来。

“唔！闻不到，闻不到，”他连连摇头，“恐怕这个罪犯已经不在地球上了，说不定已经飞出太阳系了。”

“嗯？”警察局长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绝对如此！”大鼻鼠蹬着腿高声嚷，不小心一抬屁股，露出尾巴来，有一串五颜六色的东西在闪亮。

警察局长大吃一惊，那些丢失的最名贵的戒指原来都戴在大鼻鼠尾巴上呢！



“原来是你，人赃俱获！”

大鼻鼠被逮捕了。原来，他利用超人的嗅觉，成了一名大盗贼。而且，他恶习难改。在监狱里，他偷了看守的烟斗；在法庭上，他偷了法官的眼镜。他简直是闻到什么就偷什么。

没办法，法庭最后只好判决割掉他的鼻子，尽管这是一只立过功的、有光荣历史的鼻子。

在医院手术室里，当哈克先生看见穿白大褂的医生把手术刀伸向大鼻鼠的鼻子时，他掉泪了。他真后悔，要是他早一点管教大鼻鼠，何至于会落到今天这地步呢？

# 哈克、大鼻鼠和黑蜘蛛

## 一、世界名酒的神秘失踪

金壁辉煌的世界博览会大厅，几乎整个地球的珍奇全被搬到这里来了。秦始皇的兵马俑，福特工厂的第一辆汽车，毕加索、达芬奇的名画，英国女皇的王冠……当然还有现代最新式的光子火箭，登上火星的宇宙飞船……五光十色，令人眩目。

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其中的两个特别引人注目。一个是胖得肚皮圆鼓鼓的刑警哈克，他为人正直威严，然而有时也冒些令人喜爱的傻气。走在他旁边的是一只老鼠，然而绝不是一只平常的老鼠，鼻头硕大，沉甸甸地坐在嘴唇上面，犹如一颗熟透的大香白杏，这鼻头嗅觉灵敏极了，据说能闻出月亮这面是奶酪味，那面是耗子药味，还能闻出非洲战场正在爆发的战争。此刻，他俩全副武装，正挺胸昂首、东张西望地巡逻。

“好香！好香！”大鼻鼠突然猛吸溜鼻头。

“闻到什么了？”哈克问。

大鼻鼠连话都顾不得说，一直往大厅中间跑。展厅中心

高台上的一个玻璃罩中，放着一瓶装潢精美的葡萄酒，展品说明上写着：此酒已存放八千五百二十一年，为世界最古老的陈酒，价值五千万元。

哈克不由得倒抽一口气。好家伙！那么贵，简直可以买下一座城市。难怪玻璃柜外面圈上电网，还放上激光扫描器，四个彪形大汉虎视眈眈地站在旁边警卫，酒瓶口上封了十五道火漆。然而这却挡不住大鼻鼠灵敏的鼻头。他闻得津津有味，如醉如痴，哈克眼馋地看着，口水都淌出来了。

突然，大鼻鼠惊叫起来：“不好，有人在偷酒！”

哈克和警卫顿时眼珠瞪大了一圈，酒瓶安安稳稳地放在那儿一动不动，激光扫描器一点反应也没有。

“啊呀！贼已经把酒偷了一半了！”大鼻鼠又惊慌失措地叫喊，“全偷完了！呸！这家伙往酒瓶里倒马尿呢！”

哈克简直不可想象，在众目睽睽之下，玻璃柜和酒瓶全密封着，里面的酒会不翼而飞？他狐疑地问：“你是在发高烧，说胡话吧？”

“胡说，我的鼻头从来没有错过！”大鼻鼠厉声说。他让哈克拿出刑警证，叫警卫取出酒瓶，打开盖子，里面立刻冒出一股难闻的马尿味。

是哪个盗贼作案手段这么高明呢？哈克和大鼻鼠仔细地看看酒瓶上的商标，他们禁不住紧张地叫出声来：包装纸商标的角上，画着一个张牙舞爪，乌光闪闪的黑蜘蛛。

“黑蜘蛛！”在场的人全部目瞪口呆。虽然谁也没有见过“黑蜘蛛”的面，但他给人的印象太可怕了。这是所有匪徒、盗贼的总头目，一切绑架案、凶杀案、盗窃案、贩毒案全和

他有关，他就像一只躲在黑暗角落的毒蜘蛛，通过发散开来的蛛网，指挥策划一切罪恶活动，现在，他竟然亲自出马了，并且留下了“黑蜘蛛”的标记。

“好极了，这家伙终于出洞了！”大鼻鼠跃跃欲试，他最愿意和狡猾的凶犯斗。

“但愿咱们撞不上他！”哈克低声叽咕，他有点信心不足。

“哈，那股醇酒味又在飘！”大鼻鼠压低声音，欢喜地说。

哈克忙拔出手枪。跟在他后面冲了出去。

两人一前一后，紧张地往前走。走过繁华的大街，钻进一条无人的黑漆漆的小巷。两面是布满绿苔的高墙。

“黑蜘蛛……”哈克发现高墙上画着一个莹光闪闪的黑绿色的蜘蛛。

“快趴下！我闻到了火药味！”大鼻鼠厉声喊。

他们忙趴在地上，只见前面窜出五六个蒙面的黑影，个个手持冲锋枪。“突突突！”一串火蛇喷射在哈克前面，把他的大檐帽都打飞了。哈克就地一打滚，掏出连发手枪。

“啪啪啪！”糟了，手枪拿倒了，子弹全向后面射去。真巧，一下子把后面偷袭的四五个匪徒全打倒了。其他匪徒被吓懵了，他们从没见过这么准的神枪手，不回头，就能连发连打，而且一枪一个，眨眼间，蒙面匪徒全像兔子似地跑远了。

“怎么样？咱的枪法准吧！”哈克得意洋洋地向大鼻鼠吹。

“你这是瞎猫碰死……死狗！”大鼻鼠忌讳说耗子。

他们又小心翼翼地贴着墙边往前搜索。突然，一股奇特的醇酒的香味忽忽悠悠地飘来，漫进鼻孔，那股舒服劲呀，让

五脏六腑及浑身的毛孔全张开了，浑身轻飘飘的。走出漆黑的小巷，前面骤然亮堂起来，这是个空无一人的街心公园，温暖的阳光洒在草坪上，一个金黄头发的男孩子正抱着一个酒瓶，大口地喝葡萄酒呢，香味正是从那里飘过来的。

“盗贼在这儿！”大鼻鼠拿出微型手枪。

酒味太浓了，真不愧是八千年陈酒，大鼻鼠和哈克感觉自己像脚踩着棉花，软绵绵的。他们竭力抵御这种美酒的香味，踉踉跄跄地向金发男孩走去。

金发男孩已经醉倒了，脸伏在地上昏睡，酒瓶已经空了一半。哈克的嗓子痒得要命，口水顺着下巴往下淌，馋得几乎不能自持，“我叫你馋！”他狠狠地打自己两个嘴巴，脸红红的，似乎清醒些了。哈克清醒的时候，对自己还是很严格的。

“快看！快……看！”大鼻鼠指着从男孩衣袋里掉出的一个黑亮亮的小玩意儿惊叫起来。

啊！黑钻石雕成的精巧的小蜘蛛，那亮亮的小眼，圆圆的肚皮，又细又长的腿，雕得维妙维肖，像蜘蛛一样，闪着幽暗神秘的光。哈克激动得手都颤抖起来，他知道这小玩意儿非同小可，它是匪首“黑蜘蛛”权力的象征，有了它，就可以指挥一切匪徒，所有的匪徒正是通过这独一无二的黑钻石蜘蛛辨认自己从未见过面的首领。

“太好了！用它，我们可以把全部匪徒召集起来，一块逮捕！”哈克兴奋地叫着，一把抓过黑钻石蜘蛛。

大鼻鼠感到天眩地转，他看见哈克也在原地打转。世界名酒太厉害了，散发出来的酒气太香了，连附近的树和花都